

杜鹃花辍学，不全是因为家庭贫困交不起学费。父亲杜宝贝虽然一字不识，却懂得读书的重要。

杜鹃花之所以辍学，是因为班主任王老师。

王老师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，然后现学现卖，初中生教初中生。学生们讨厌王老师，不是嫌他的教学水平低，是嫌他那双手。那双手骨结突起，五指细长，像是机器人的手。没事的时候，那双手碰到男学生就敲他们的后脑勺，碰到女学生就拍她们的屁股。

杜鹃花才上了两个月的初中，就被王老师拍了9次屁股，而且一次比一次重。所以，再一次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拍屁股事件之后，在堂姐的率领下，杜鹃花未经父母许可，就远走高飞外出打工去了。那是她第一次远离家乡，才14岁零5个月。

杜鹃花跟着堂姐来到遥远的南方，在东州露城区打工。

如果从大街上走过，你永远不会相信经济发达的地区还有那种黑暗的地方。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后面，有条狭隘的小巷。从小巷七弯八拐之后，是一个简陋的小工厂，整个工厂也只是一幢五层的破旧大楼。三楼四楼是车间，五楼是宿舍，二楼是仓库，一楼则是安全保卫人员值班室。那鬼地方虽然闷热如蒸笼，夏天却只有极少几部电扇，而且经常加班。经理像皇帝，伙食像猪食，工头像恶狼，工资则低得令人难以置信。好多姐妹干不了几天就走了，而杜鹃花一干就是3年。3年之中，因为舍不得花路费，杜鹃花一直没有回家。

杜鹃花喜欢那边的大环境。露城区有个特别大的广场，叫世纪广场。中间九龙盘柱，四周则青松翠柏，绿草如茵，鲜花怒放。虽然这一切跟她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无关，但走在那被浓荫覆盖的小径上，蝴蝶和蜜蜂照样会绕着她飞来飞去，娇艳的花朵照样会对她灿烂地微笑，它们对本地人和外来人一视同仁。杜鹃花枕肘躺在芳香的草地上，常常做一些无边无际的有时是妙不可言的青春的梦。

对于相貌清纯、年轻健康的乡下姑娘们来说，露城赚钱的机会很多，因为这里遍地都是有钱人和有钱赚的行业。有的女孩不久就去了酒店、桑拿、美容美发厅，或其他更神秘莫测的地方，有的则成了香港老板在内地的情人。杜鹃花的堂姐不久跟一个矮胖缺牙的制鞋老板好上了，还打算替这个丑陋的家伙生个小矮胖子。

杜鹃花牢牢守护着自己的防线，对那些堕落的现象不屑一顾。她感觉那种做法很肮脏。她牢记着父亲的话：“爹给你取杜鹃花为名，就是想让你像花一样，开得红。将来要争气，不给祖宗丢脸。”可是，杜鹃花不知不觉已经长到18岁，如此妩媚漂亮，不能孤芳自赏，百无聊赖之际，也想跟一个男人谈恋爱。

二

那个男人叫黄学民，是隔壁工厂的一名分报员。他身材矮小，体格结实，可惜精神一点也不强，总是一副无精打采、愁眉苦脸的模样。不过自从他认识了杜鹃花，他的笑容渐渐多了起来，性格也有改变的趋势。打一开始，杜鹃花就不知道他的年纪。黄学民开始说话温和，办事细心，经常笑眯眯地盯着杜鹃花，直盯得她全身燥热，心慌意乱。

他们虽然没住到一起，但是感觉上就像一家人。杜鹃花没有把自己的身体给他，他也不着急要。他们不慌不忙地缠绵着，似乎只在等待对方开口，似乎两人结婚成家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

那时候，所有的熟人都喊她杜鹃花，只有黄学民一个人坚持喊她那个又朴素又乡土的名字。每次黄学民用那厚厚的男中音发出她那带着浓浓乡情的名字时，杜鹃花都感动得想哭。

突然有一天，家乡托人捎信来，叫杜鹃花火速回去。她猜不透是什么事。爹妈的身体都很结实，爷爷奶奶倒是年纪很大了，或许有啥不测。但杜鹃花是家中最小的女孩子，不一定这么急迫地要她回家操劳呀。

黄学民送她到车站。火车就要开了，他才说头一句话：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家里要你回去结婚呢！”

杜鹃花大吃一惊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黄学民笑道：“我不知道。我猜的。”

杜鹃花问：“如果是结婚，你准备怎么样？”

黄学民反问：“你希望我怎么样？”

杜鹃花果敢地说：“你若能突然出现在我家的大门口，我就跟你走，哪怕天涯海角、刀山火海。”

黄学民笑道：“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呢？”

杜鹃花认真想了想道：“只要还没拜天地、入洞房。”

黄学民道：“好。”

杜鹃花不知道，就是这一个“好”字，引来了她日后千个不好万个不好。

三

杜鹃花的父母果然是叫她回去相亲。对象是她初中中的一个同学，那男孩子杜鹃花依稀还记得，因为老穿着一身黑衣服，脸蛋也黑黑的，双手也黑黑的，同学们便喊他“黑狗”。黑狗现在依旧很黑，只是强壮了许多，脸上浮现着天真的微笑。见面之后，两个老同学倒不甚拘束，谈起当年那个讨厌的王老师，两个人都气愤得大骂起来，然后又一起哈哈大笑。

杜老伯看中了黑狗的本分和聪明。黑狗一直读到高中毕业，然后在附近镇上教书。虽然只是个民办老师，在花庄务农的人看来，那是一份又轻松又令人尊敬的职业。

杜鹃花跟黑狗在一起，感觉轻松舒服，平平淡淡，不是想象中的甜蜜，但也不怎么反感。心想，结婚就结婚吧。至少再不用到处相亲，也让爹妈从此不用替她操心了。在家乡的暖风吹拂下，她几乎把黄学民忘掉了。

两家人订婚的时候就商量了结婚的日期。那日期很快就到了。因为山路坎坎坷坷，男方虽然没有租来彩球的汽车，但是请了唢呐锣鼓队来接亲，一路上吹吹打打，山谷里回荡着欢乐的音乐，场面很热闹。

杜鹃花打扮得就像一朵盛开的杜鹃，躲在闺房里，等着那个公认的欢乐的时刻。她一点没意识到，这也许是她短短一生中离幸福最近的时刻。

这时杜鹃花突然透过绿阴遮掩的窗户，看到远远的篱笆外，有一个熟悉的面孔一闪，然后又不见了。

那是黄学民！是黄学民！

杜鹃花一时手足无措。她同时想起了在东州露城所有的甜蜜生活，想起了那个花团锦簇的九龙盘柱的大广场和翩翩飞舞的蝴蝶。

杜鹃花不知道怎么办。她只知道一点，如果此时跟爹爹商量退婚的事，他会直接拿刀杀了她。

杜鹃花心跳如鼓，就这样恍恍惚惚地被迎亲的队伍接到黑狗家。

山色苍茫。乡间的婚礼喧哗而又混乱。男人们抓紧这难得的好机会大吃大喝，女人们则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叽叽喳喳。杜鹃花被安置在后院一间土砖砌成的小屋里，四壁贴着花花绿绿的年画。年轻的伴娘被小伙子们拉出去疯打嬉闹，只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那儿。

杜鹃花心中有鬼，忍不住打开小小的窗户朝外望去。一眼又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。天哪，他竟然跟到了她的婆家。黄学民站在树丛中，满脸是焦急和期待，朝她拼命地招手。



规的、管理严格的地方做事，卖艺不卖身。

黄学民的情绪变得喜怒无常。高兴的时候搂着杜鹃花说百分之百相信她；不高兴的时候就离她的身体远远的，阴阳怪气地说：今天服伺了哪个大老板呀？

所以杜鹃花每次下班后，见到黄学民总是忐忑不安。不知道今天是晴天还是阴天。如果是晴天，就在自己脸上挂着笑；如果是阴天，就赶紧换上一副苦脸。

五

杜鹃花所在的足穴店名字很动听，叫“桃源岛”，其实里面黑糊糊、脏兮兮的，很难让人联想到富有诗情画意的桃源胜景。杜鹃花在这店工作了一个月后认识了一个老板，一个危险的水姓老板。

水老板之所以危险，是因为他从来不像其他顾客那样色迷迷地瞧着她的身体。他总是很疲倦地躺在那儿，闭上眼睛，安静而驯服地任她按摩和洗脚。越是这样的老板，杜鹃花越不知道该怎么应付。

杜鹃花始终对男人的年纪没有准确的概念，水老板大概有四五十岁吧？他身材匀称，略显富态，皮肤清洁光滑，说话低沉而有磁性。他那忧郁的神情感动了杜鹃花，因为这跟她的心情吻合。水老板来的次数很多，每一次来都只要杜鹃花服务，“杜鹃花在吗？”然后眼皮都不抬一下，直走向他平时按摩的包厢。“在在在……”领班的老女人笑容可掬地把水老板径直领了进去，接着杜鹃花就多了一个“生意”。这，惹得同事们又羡慕又嫉妒。有一次深夜，杜鹃花快下班了，水老板却出其不意进了洗脚城，杜鹃花原想去睡觉，但不能“得罪”水老板这一为她带来不少奖金的固定顾客，便打起精神为他加班。

在朦胧的灯光下，杜鹃花突然非常想跟他说话，开口问道：“大哥，您很忙吗？”水老板笑道：“怎么是大哥？我跟你父亲岁数差不多呢！”杜鹃花说：“我们老板教的——无论多大年龄的顾客，都要喊‘大哥’，不然就要罚款。有次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，我喊了声‘老爷爷’，结果被老板扣了我半个月工资呢！”水老板笑笑不作声了。杜鹃花又问：“像您这样的成功人士应该很快乐呀，我怎么瞧您总是愁眉苦脸、郁郁不乐呢？”水老板说：“咱们俩都一样的。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姑娘也应该很开心的，可是我不也很少看到你高兴的样子？”两个人相视而笑。一瞬间，两个人似乎心灵有了交流。水老板起身的时候先递给她100元，说是小费。杜鹃花接过话说：“我们这儿不收小费的，我替您去买单。”水老板笑笑，又摇摇头，他想说什么，又咽回了话。他们互相对视了片刻之后，沉默了许久，他们俩找不到什么话题，就交换了电话号码。

当然，杜鹃花知道，水老板跟她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不可能有什么“非分”之想，所以他那个电话号码，她偶尔也有想到，但她从来不打。下班之后，杜鹃花收起了所有的微笑和新鲜，依旧是那只可怜的猫儿。

六

虽然杜鹃花挣的钱比黄学民多得多，黄学民却从来没有用她一分钱，只除了抽烟。杜鹃花给他买只有老板才抽得起的好烟，一买就是一条。后来杜鹃花想，这也是黄学民一直没有离开她的原因之一。

突然有一天，黄学民也开始喊她杜鹃花了。杜鹃花怯怯地说：“我喜欢你喊我原来的名字。”

黄学民却冷笑道：“你哪还有那朴素的浓浓的乡土味儿呢？”

杜鹃花心虚，不敢强辩。但是这样一来，对于杜鹃花而言，黄学民就跟其他男人们几乎没什么两样了。

有一天两个人不知为什么又吵起来，杜鹃花哭着说：“我为你连婚姻、连家乡、连父母都丢了。你知道我爹爹多疼我吗？你知道他曾经对我寄予多大的希望吗？你知道人家黑狗多单纯多善良吗？”

黄学民冷冷地说：“你不是为了我，只是为了你的追求。”

杜鹃花脸上立刻露出狰狞的表情，大声吼道：“亏你说得出这样昧着良心的、无耻之极的话！”

黄学民一点也不退让，用同样高的声调说：“难道只有你牺牲？我呢？我一个大男人，连家都不敢回去。我的儿子恨死我了。你知道我前年为什么突然不敢回家了吗？我叫他寄信来，他在信上写到，叫我千万不能回家，因为他对同学们说他爸爸已经死了。死人如果回到村里，会害得全村人倒霉的。”

然后，两个人相互盯着，四只眼睛冒着火苗，用最恶毒的词汇相互攻击，好像原来在学校上语文课就是为了现在之用。妓女、王八、恶棍、骗子，世界上所有的坏蛋似乎都集中到这个小小的出租屋子里了。

杜鹃花边骂边哭，到最后，她主动休战，恳求说：“学民，别再相互侮辱了。我们回到从前好不好？我们好好地相爱吧。我现在只剩下你了。”

黄学民却只在嘴里哼哼，脸上仍是那种歹毒的表情。就好像刚刚结束的战场上，还飘荡着杀戮的气氛一样。

黄学民其实是在苦恼地想：我不是不想爱你，可是此时此刻的你，哪个地方值得我倾力去爱呢？

杜鹃花不甘心就这么混下去，她曾经进行过一次艰难的努力，要改变命运。她想试一试，能不能找回被自己抛弃的亲情和父爱。

有次跟黄学民大吵之后，她一个人悄悄买票上了火车，回到家乡。她鼓足了勇气翻山越岭走进花庄，对旁人指指点点而不见，只顾急促地朝前走。她想，只要爹爹肯原谅她，肯收留她，她的都不会在乎，她宁愿跪在地上三天三夜不起来。

杜老伯第一眼看到她，脸刷地变白了。接着，脖颈跟两颗眼珠一起变得通红通红。他指着女儿的鼻子说：“滚！”

杜鹃花嗫嚅着想解释，想忏悔，想跑到地上求情。杜老伯却根本不容她开口，从厨房里取出菜刀，“咣当”一声丢到她面前，喘着气说：“你若不滚，就把自己砍了。你若不想砍自己，就把我砍了。”

其实杜鹃花知道爹爹绝对不肯原谅自己，因为她丢了祖宗的脸。

杜鹃花踉跄着离开家门。走出老远，她还听得见屋场那边爹爹隐约的号啕大哭声。她明白了，爹爹这3年都是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艰难熬过来的。

杜鹃花翻过山头的时候，留恋地回头瞅了很久，直到酸楚的泪水模糊了眼睛，直到暮色将那个小小的山庄完全吞没。

这是她第三次、也是最后一次告别家乡。

七

杜鹃花好想跟黄学民彻底谈一谈。黄学民却没有耐心听她啰嗦，长长地打着呵欠，变得越来越无精打采。

突然有一段时间黄学民不跟她吵架了，对她又温柔又体贴。杜鹃花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果然，一个夜晚，黄学民轻声对她说：“我们分开吧。”

杜鹃花脱口喊道：“不行！为什么？”

黄学民叹息道：“你跟我一样清楚啊。在一起只是不停地相互伤害。”

杜鹃花嚷道：“不！你一定另有原因！”

黄学民无奈地说：“哪有什么原因啊。”

杜鹃花一跃而起，抓住黄学民的领扣，逼问道：“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女孩在等着你？那个女孩又清纯又温柔又热烈，能给你当初的感觉？”

黄学民道：“有又怎么样？没有又怎么样？这是两回事。”

杜鹃花含泪哀求道：“民哥，我爱你，请别离开我。”

黄学民被感动了，抱着她道：“我答应你，可你以后别争吵别人了，好吗？”

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。

有天晚上，杜鹃花下班刚回家，突然手机响了。她一瞧号码，是水老板，这是水老板第一次在她休息时间来电话。她瞅瞅躺在床上的黄学民，走到门口去接。

水老板说：“我请你喝茶。”他说了一个豪华咖啡屋的名字。杜鹃花不由自主答应：“好。”其实她心里并没有作出决定。不知为什么，嘴竟然抢在了心的前面表态。杜鹃花对黄学民说：“我出去有点事。”不等黄学民反应过来，她就拉开门出去了。

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水老板似乎比往日更加郁闷。他俩隔桌而坐，几乎不说什么话。

水老板问她吃什么，她摇摇头；又问她喝什么，她依旧摇摇头。水老板不停地喝着红酒，最后重重地叹口气：“你不是说我为什么郁闷吗？我告诉你：我的老婆跟别的男人了。”杜鹃花惊讶地脱口而出：“您这么优秀，她怎么舍得背叛您？”水老板说：“我们不是一般的夫妻关系，两个人赤手空拳从内地过来，白手起家，共同奋斗，亲密得就像一个人一样。”杜鹃花问：“那个人比您更强吗？您夫人已经离开您了吗？”水老板苦笑道：“如果她找了一个更强的，为了所谓的爱情，勇敢地走出这一步，我倒也宁愿成全他们。她居然跟我的司机！”

杜鹃花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问：“那，那，您怎么处置他们？”

水老板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目光突然显得狰狞：“对司机好办，打断他的腿扔到大街上去。”

杜鹃花不吱声，静静地等着下文。

水老板道：“难的是她。我一提离婚，她就自杀。昨天已经是第五次了，我其实刚从医院出来。”

杜鹃花浅浅地一笑。

水老板迷惑地问：“小丫头，你笑什么？”

杜鹃花说：“您夫人一直是爱您的。她跟司机不算什么，其实和您到我们这儿来洗脚捶背一样，轻松轻松而已。恐怕是您给她的空间太少、让她感到寂寞了吧？”

水老板听了这话，双眼圆瞪。好久好久，他徐徐舒了一口气，连灌了几口酒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也许是这样。”

离开咖啡屋的时候，水老板突然拥抱着杜鹃花一下，说：“谢谢你，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。”

杜鹃花的脸红了，心里却充满温馨。她目送着水老板打开车门，钻进小汽车，然后绝尘而去。她一转身，黄学民竟然站在面前，脸色铁青铁青。

八

无论杜鹃花怎样解释，黄学民绝不相信杜鹃花跟水老板的关系仅限于喝咖啡，更不相信他们是第一次约会。

虽然室外阳光灿烂，小小的出租屋里却如冰窖一般寒冷。两个人已经三天没讲一句话了。杜鹃花想挑起凶猛的争吵，又哭又骂。黄学民却再也不吭一声。